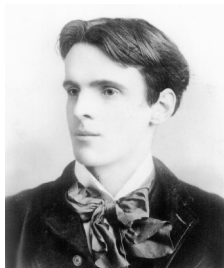


叶芝生前未发表的早期诗作选

(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

傅 浩译



学界一般认为，爱尔兰大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 B. Yeats，1865—1939）早期诗艺主要受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和珀西·比希·雪莱的影响，但在他正式发表的作品中却难觅例证。他的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1889）以写爱尔兰题材为主，只有部分涉及古印度和古希腊题材。诚如他在1925年所说：“许多诗，当然是那些关于印度或牧人和牧神题材的诗，肯定作于我二十岁以前，因为从我在那个年纪开始写《乌辛漫游记》那一刻起，我相信，我的题材就变成爱尔兰的了。”

1995年，斯克里布纳图书出版了乔治·伯恩斯坦整理编辑的《月下：威廉·巴特勒·叶芝未发表的早期诗》一书，收录叶芝作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诗作三十八首。这些叶芝生前因种种原因秘不发表的诗稿印证了学界的看法，其中有不少作品的确有模仿斯宾塞和雪莱等前人的明显痕迹，但也有不少作品已开始表现爱尔兰和诗人私生活题材了。

少年学艺阶段不免模仿借鉴。叶芝还喜欢改写来自盖尔语或其他语种的作品译文，有时甚至难免剽袭之嫌而为人诟病。《静静的在达吉斯坦河谷》一诗即据俄国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

《梦》改写而成，较诸原诗，内容和措辞几无二致。《泉水中一个灵魂》显示了斯宾塞的影响，叙事诗《罗兰爵士》则从题材到形式都亦步亦趋追摹斯宾塞。后者限于篇幅，此处未选。《乌辛漫游记及其它》出版后，叶芝曾赠给前辈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一本。莫里斯以写欧洲古典神话和中古英雄题材的叙事诗见长，见了他说“你我写一类的诗。”于是乎对他大加奖勉，并答应为他写书评。《流寇的婚礼》也是这类叙事诗之一，只不过场景设在了十七世纪的爱尔兰，反映了叶芝在1885年结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约翰·欧李尔利之后的题材转向；写法则采用主人公对女友说话的戏剧独白形式，较以第三人称视角叙事的《罗兰爵士》更具抒情性。《你懂的我的歌》《灰发老人》《谷地》《狂风吹打的碉楼》也都是以爱尔兰为场景的富有幻想色彩的小品。《居普良》《日出》《潘》则仍有古希腊的典故或意象或题材残留。叶芝一贯反对在诗中采用现代工业意象，也许因此之故而获评“无须是现代主义者而最现代”。《遮面的话音与黑暗的发问》中的有轨电车可以说是叶芝诗中绝无仅有的现代写实形象，诗人生前未公开发表此诗也许就是因为其风格异乎寻常吧。《路径》和《有关前世的梦》无疑是写给叶芝的单恋对象莱德·冈的。《路径》的结尾两行与收入诗集《苇间风》（1899）的《他冀求天锦》一诗的最后两行不无相似之处，甚至二诗的整体构思亦属雷同，后者应该是基于前者的改作或重作。《有关前世的梦》含有记实成分，颇涉隐私，不免令人联想到叶芝在晚期诗作《他的记忆》（1926）中类似地珍藏的私房话。此诗的末行则可以为其另一首差不多作于同时的名诗《在你年迈时》（1891）的末尾两行半作注脚，比较而言更清晰地勾画了“头戴繁星冠”的爱神丘比特形象，并点明无缘之

人不受爱神眷顾的寓意。

以下选诗十三首译自乔治·伯恩斯坦编《月下：威廉·巴特勒·叶芝未发表的早期诗》（纽约：斯克里布纳图书，1995年版），连同其中其余二十五首诗作的译文将见于有待出版的拙译《叶芝诗集》（增订本）。

译者

静静的在达吉斯坦河谷^①

—

静静的在达吉斯坦河谷，
我独自躺着，被铅弹射穿，
鲜血从冒烟的伤口流出
在我沉重的头颅下蜿蜒。

二

近旁是层叠的黄色悬岩，
阳光灼烤着嵯峨的陡壁，
也灼烤着我，在沙滩中间，
我陷入无知无觉的沉睡。

* 此诗是据俄国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14—1841）《梦》一诗改写的。达吉斯坦是位于北高加索东部里海西岸的地区，现属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三

我躺在那儿做了一个梦，
梦见家乡河谷的野餐会，
年轻主妇在艳阳下围拢，
嗲声嗲气地讲我的故事。

四

有一人在那里面色凄惨，
她不在嗲声嗲气的圈中，
但在她用双手沐浴之前，
她的灵魂沉浸在幻觉中。

五

她看见一具熟悉的遗体
在遥远的达吉斯坦河谷，
乌黑的血液一滴接一滴
从撕烂绽开的肋下流出。

遮面的话音与黑暗的发问

我乘着有轨电车在路上疾跑
穿过黑夜时，如是我得出道理：

法利赛人^①梦想世界运行之道
及偏误之故，他那寂寞的心里
隐藏着什么秘密？远处有一阵
微弱笑声落入我灵敏的耳底，
发问——那古老泪水的俗艳容器，
有什么故事？

无人议论的可怜人，
耻辱的收藏者，她已失去太阳，
她那可怜的悲剧也终于收场，
封存结束了无夏的日子之后，
什么流言（连她都肯定有一个）
一时间变得精神抖擞，会躲避
老伙伴，那些备受践踏的通途？

泉水中一个灵魂

泉水中一个灵魂对我说句话：
“请给我讲一讲你的精神乐趣，
我在阿贝伊舍德^②的昔日荣华
成了财富时尚的笑柄和尘土。”
我给那魂灵一句相应的回答：

-
- ① 法利赛人：古希伯来人之一支，严守传统律法，后被目为自以为是和虚伪矫饰者。
- ② 也许是指最古老的苏美尔城埃里都，现名阿布沙赫赖因，在伊拉克境内。

“我曾听说一部古书^①中有句话：

‘要大胆，’古代的圣贤曾经说道，
‘要大胆，要大胆，永远都要大胆，
但不要太大胆，’如是我曾读到，
从某部记载古史的著名经典。
这就是我的精神乐趣的讲述，
其内心深处藏有秘密的财富。”

我曾在充满了沉睡幽灵之地，
从阿佐拉尔^②的航海大船之上
抛出钓线达到那极深的海底，
测量着鱼类所在国度的情况；
我听见有鳞生物大笑的声音，
看见鳞光闪闪一圈圈的波纹。

我曾在一座岩石山中找矿石；
我常常把岩石劈开一探究竟，
看其中是否中空有汨汨泉水，
然后再敲打大理石皮壳表层；
近来在山中我到处不断敲打，

① 可能是指埃德蒙·斯宾塞的史诗《仙后》，其中第三卷第十一章第五十四节描写布希拉尼宅邸的门楣上镌刻有“要大胆，要大胆，处处都要大胆”和“不要太大胆”等字样。

② 叶芝早期戏剧诗《摩萨达》（1886）中的一个虚构人物，“星星教导的摩尔人”。

如当时大海对陆地所作回答：

“我的手或远或近地测量寻找，
从白银和黄金之中露出土地，
从尘土之中现出大量的财宝，
伊甸乐园诞生时透明的光彩。”
近来我伫立在山顶平地之上，
如当时大海对平地回答那样。

居普良* ①

居普良——

我在这湖水环绕的热带岛上住，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座岛屿，
从来没有船接触过它魔幻的滩涂。
久远的世纪以前我怜悯人类，
给尘世派去一个不安的精神
和一场对抗沉睡神族的反叛，
但人们疯了，以为他们有福分，
苦难不过是为生活缴纳的税款，
奥林匹亚的宙斯①仁慈且酣眠，

* 据理查德·埃尔曼说，叶芝写此诗时年18岁（《叶芝：其人其面具》，麦克米伦，1948年，页31）。手稿上标明“第一场”，表明这是一部诗剧中的一段独白。发言者居普良可能是个虚构人物，因为历史和传说中诸多同名者的事迹都与此处的描写不符。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居于奥林匹亚山上。

强盗国家^①的魔鬼心地善良，
尽管他们已经哭泣了千百年。
虽然我遭受诅咒求死不得，
但是我体内糅合着人类天性。
千百年过去，衰老降临我身上；
厌倦了逃避万国的愤怒暴行，
我很久以前就已越过群山，
寻求安宁，以躲避尘世的喧嚣，
找到了一处喋喋抱怨的泉眼，
它抱怨是因为无女仙装点山涧。
于是我对它说了句有力的话，
它就听到了山林女仙的语言，
涌流汇聚成一片闪光的水洼。
然后我再度说出那种语言，
那里就升起一座庄严的岛屿，
岛上鲜花烂漫光景明媚；
我伫立在岛上干涸的泉流之上。

你懂的我的歌

你懂的我的歌，关于梦幻城堡——

阴郁的城墙好像编织的网罗，
上面雕饰着精巧的花篮石刻，

^① 也许暗指英国，其在爱尔兰殖民统治长达七百年之久。

盛放着美丽的花环，扎着流苏——

它们遇见过古代侍从唱着歌。

灰发老人

我正坐在树林中，忽然
一灰发老人站在我面前，
两眼燃烧着熔炉的烈火，
一手把银色的竖琴弹拨。

那就像流泉的声音，
他相和着如是唱吟：

“许多人歌颂过美貌女子，
许多人歌颂过金色发丝，
许多人歌颂过蓝色眼眸，
我也来歌颂高贵的少女。
所有少女中她无与伦比，
凡间哟无如此姣好容颜，
男人颗颗心都缠上发丝，
她闪亮的秀发长及脚面。
她的嗓音是迷人的回响，
她的眼神是黄色的焰光，
夜间在沼泽的上面
与飘忽的鬼火游玩。”

他唱毕。我手执一朵野蔷薇，
抬头看——灰发老人已不见，

可那长发歌者
他名叫什么？
难道他是蔷薇妖？
——谁知道？
我听见远处一只乌鸦叫，
更远处一条小溪咯咯笑。

谷地

这乡野居住的所有蜂子
都飞到这里这可爱谷地
从蓝铃花上面争抢花蜜
或沦为此地某精灵
追逐猎捕的牺牲品，
他深藏在那紫色花冠内，
拉满了弓弦在把它等待。
在自己心爱的花丛中间，
他不会拥有其它的权限，
因为快活的仙子们乐于
从花朵的唇上啜饮甘露。

狂风吹打的碉楼

—

狂风吹打的碉楼，

常春藤蔓的暖意
已从你身边退避，
眼见你雉堞上头

二

悠悠千载的野鬼，
野鬼嘲讽的笑容，
它不禁瑟瑟震恐，
把绿色卷须缩回。

三

曾有学问泉落脚
啸叫在灰石墙头。
夜半钟响。碉楼抖。
它听见鬼魂欢闹。

四

那泉穿夜空远飞，
对自己伤悼不已，
终于像石头下坠，
它是因惊吓而死。

五

脑浆迸溅如常鸟，
 学问泉如是身亡，
 因为它只是听见
一阵反哲学叫嚣。

日出

嫩叶茁长，牛群吼，
山谷中洪流奔走
渴望海洋的激流；
 听见海涛声，
 溪水大欢腾。
山峦的冠子正变红；
精灵或矮仙的喉咙
游荡在曲折峡谷中，
 轻柔地唱和
 那古老哀歌；
冥后^①只轻轻触及
松林中间的织机，

① 古希腊神话传说，谷物女神得墨忒耳的女儿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得斯劫去，强娶为后。得墨忒耳悲痛不已，到处寻找，以致土地荒芜，饥馑发生。于是主神宙斯命令哈得斯准许珀耳塞福涅每年春季返回地上，秋季回到地下，从此才有了四季循环。此诗原文用的是珀耳塞福涅在古罗马神话中的名字普洛塞耳皮那。

抚过每一根金丝，
 歌声就飘扬，
 升到高崖上，
绕朵朵石楠花飘浮，
野蛮而温柔的旋律
令乌鸫和画眉侧目。

 远处山头上
 清晨的红光
顺山腰向下奔泻
从茂盛松林掠过，
向峡谷咽喉滑落，
 紧紧地追逐
 逃跑的露珠。

终于摆脱了云和雾
重重包围的裹尸布，
太阳冲出来，骄傲于
 不息的火焰，
 因欲望狂癫，
去啃食跳舞的月光——
月亮的镰刀明晃晃
收割了黑夜的歉荒——
 她流动的发
 钢似的光华。

潘*

我歌颂潘和他美妙的牧笛，
 阴凉和阳光里面的王者，
在麦子火苗中跳舞的形体；
 我也歌颂骏马的蹄子
践踏处迸溅而起的露水。
 我歌颂孤寂之处，
那神秘祭司一族曾庄严、
 奉献给潘的神殿；
他们见过那大神，面对面，
 他们听过潘，那音乐之王，
在树叶中间已沉寂的言谈，
 他们听过溪流把故事唱：
曾有天使族生活在大地，
 奉慷慨的潘为他们的王。
一位恨人类的新神崛起；
 他们死去，魂附于大地，
慷慨的潘就逃到森林里。

* 参见《潘的祭司》一诗注。据古罗马历史家普鲁塔克说，潘是古希腊神话中惟一真正死了的神。后世有人认为潘神之死象征着神话世界的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的“新神”。

流寇的婚礼

爱尔兰，一六××年

难道你不怕流寇的凄婉爱情？
永远跟着他，年轻的低地女儿，
他在西海岸杀死了他的兄弟，
是一个依山傍水而居的游民。

难道你不怕流寇的洞穴？
那里没有温顺的枕头供你躺，
只有流寇的胳膊和干草当床，
最终是一个流寇的墓穴。

难道你不怕不倦的獒犬之仇
到每处沙漠泉源边追寻我们，
沿石楠丛生的山坡追寻我们，
把我戴铁的额和你柔弱的头

惊醒去面对共同的命运？
难道你不怕不倦的獒犬之吼？
从爱走到无爱的天堂或地狱
从欲乐之梦到亡魂之梦？

你每次接吻都会怕他，看见他
金色晨曦中佝偻而行的幽魂；
在水池旁边梳洗打扮你自身，

为了我修饰妆容的时候怕他。

难道你不怕，难道你不怕
寒冷黎明时点缀蘑菇的草莽？
那里无海豚喷泉，无平滑草场
和舒适宅邸令你心情佳。

女孩，难道你不怕爱如此孤独？
没有朋友的眼看你柔发飘然，
因为他们都死了，我的老伙伴——
风吹呀吹过每一块白色胸骨。

在露湿树林或光秃山丘，
剑或箭追上了他们，他们完蛋。
乌鸦把他们的血肉当作盛宴，
强悍的鹰隼也吃饱喝足。

你若是想要流寇的凄婉爱情，
那就跳上来坐在鞍上我前头。
驱驰已久，就让布赖恩在溪头
刨刨疲惫的蹄子。在铁盔头顶
我永远佩戴着你的手套。

可是听，难道你不怕獒犬之吠
滚滚回响在遥远的空谷之内，
滚滚回响在山间的小道？

驾！ 驾！ 他们要追上了。尽力跳跃，

布赖恩！从黑暗裂谷之上一跃
而过！抓紧，亲爱的，此刻将赢得
爱情的长久日子或永久安歇。

吻我吧，恐怕你得到后者。
我们安全了。听巨石相撞坠下
裂谷的嵯峨崖壁，在我们脚下
哐啷响——我们踏过时松落。

驾——驾——现在他们有许多里之遥。

在柔波拍岸之处，我们把马辔
放松，沿灰色沙滩漫游。在那里
我杀了我兄弟；我们刀剑相交

仅仅为嬉戏，战斗的狂热
袭来，我下了杀手。他是我帮中
第一和最后一位。现在我日中、
早晚都遭受上帝的谴责；

跟我一起走的人都总是迷路，
出外到满载悲哀的坟墓世界，
难道你不怕上帝的谴责，女孩？
你的眼回答，无论天堂或地狱，

你在此同享我凄惨人生。
抓紧，亲爱的，让我感受你和平
靠近我灵魂，永无星光的无情
黑旋风在那里与日俱增。

走过海滩，聚集的群山合拢来
紧围着我们。我们的路在那里，
天光渐放亮。我们扭曲的影子
随我们飞奔。云洗的山峦拔地
而起，在平原上高耸千尺——
我若不曾称你为良马，以伟大
布赖恩^①为你命名，现在就轻踏
西洋白分时巨浪的拍子。

月光下面配置着森林的阴暗；
常常在雷霆的吼叫震响上边，
战神谈论着我国长久的争战；
此处有我们的石灰岩洞，悲惨
厄运从离他切近的巨怪
云团降到人类的疲惫精神上；
我们将住在此，远离盾牌刀枪，
远离一群群讨厌的武士。

路径

我若是上帝，大天使就该去
把星星都从天空中摘下来，

① 指布赖恩·勃鲁（941—1014），中世纪著名的爱尔兰国王。

忽然间又都急匆匆飞起来，
把它们散布成闪亮的一溜——
一条恰恰好闪亮的路径。
我只有生命可以献给你；
轻轻地踩吧，最轻柔地踩，
你悲伤的脚下是我的生命。

有关前世的梦* ①

麻鹬和田凫的叫声、月亮的蜜白色光晕、
山谷中带露的青草、那低吼的大海母亲、
林地里跳跃的绿叶、天空中星星的光焰
比细长的白指可亲，胜过你柔和的黑眼；

你前来靠近我一点，仪态又动人又温和，
脸上混合着倦意和秋天悲伤的玫瑰色；
在柔和的黑眼照耀下，我的世界毁灭了，
它已经等待了一千年，现在消逝终结了！

* 1891年8月，茱德·冈写信给叶芝说，她梦见他俩前世的阿拉伯沙漠边缘的一对兄妹，一同被鬻卖为奴。叶芝错会了意，立即兴冲冲赶去向她求婚。她拒绝了他，说她不能结婚，但希望保持两人之间的友谊（参见叶芝《回忆录》，德尼斯·多诺休编，伦敦：麦克米伦，1972年，页46）。此诗原题《数世轮回之前：记七月某夜你的梦》，后改题《纪念》，拟收入第二本诗集《凯瑟琳女伯爵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时又改为现题。也许过于直涉隐私，叶芝在审读诗集校样时从中删除了此诗。

“你对我比往昔荒漠里的一位兄长更亲。”

你说得多温柔，多温柔——“我只拉手做友人：
在此生开始前，他们把我们一起卖为奴，
但爱神比日月更古老，不听任何人吩咐。”

九^①个世纪前我与你相遇，彼此目光交织，
一瞬间又分离，沮丧就降临我们的日子；
我们走各自的旅程，竟羡慕草盖的死人，
因爱神头戴繁星冠，不经意掠过了我们。

（责任编辑：杨卫东）

① 九为神秘数字，非确指。